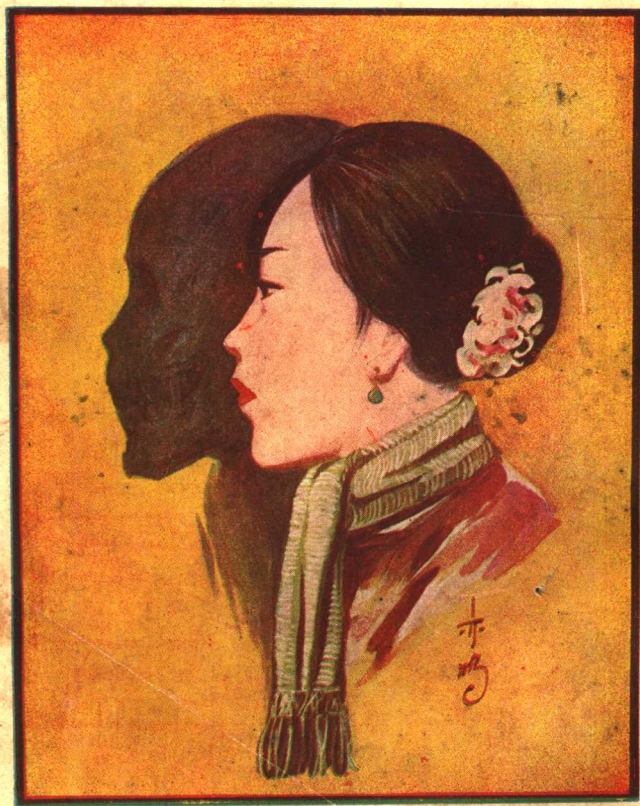


著 笑 天 包

平 產 獄 地 間 人

集 七 第



行 印 社 誌 雜 由 自 海 上

第六十一回

松島櫻
村有人
如玉
嬌鶯乳
燕好語
似珠



第六十二回

縞衣素服
紅粉悼將軍
玉環珠璣
碧腫驚旅客



第六十三回

宦海沉
相携奮梓
情波疊
誰護旂鈴



第六十四回

瓊筵爭寵
不讓蛾眉
珠餌療顏
詎催鶴髮



第六十五回
客郎清談胸羅成
竹高樓靜話古
梁妙蓮



第六十六回

痴情宛

轉雨洗

棠枝

別意纏

綿風飄

柳絮



卷六十八

卷六十八

凄凉雪夜秉燭送行人
旂香光燒遜後侶

插圖



第六十八回
鴻雁傳書
使催青鳥
驂騑在道
命照紅鸞



十時

第六十九回

遙天縹緲
飛去冥鴻
舊雨呢喃
重尋故燕





第七十四回
語扶冰霜
廣興文字獄
情深桃李
空負綺羅香

人間地獄續集目錄

- | | | |
|-------|-----------|-----------|
| 第六十一回 | 松島櫻村有人似玉 | 嬌鶯乳燕好語如珠 |
| 第六十二回 | 縞衣素服紅粉悼將軍 | 玉噪珠噎碧瞳驚旅客 |
| 第六十三回 | 宦海沉沉相携喬梓 | 情波疊疊誰護旛鈴 |
| 第六十四回 | 瓊筵爭寵不讓蛾眉 | 珠餌療顏詎催鶴髮 |
| 第六十五回 | 客邸清談胸羅成竹 | 高樓靜話舌粲妙蓮 |
| 第六十六回 | 痴情宛轉雨洗棠枝 | 別意纏綿風飄柳絮 |
| 第六十七回 | 淒涼雪夜秉燭送行人 | 旖旎春光燒香邀俊侶 |
| 第六十八回 | 鴻雁傳書使催青鳥 | 驂騑在道命照紅鸞 |
| 第六十九回 | 遙天縹渺飛去冥鴻 | 舊雨呢喃重尋故燕 |
| 第七十回 | 語挾冰霜廣興文字獄 | 情深桃李空負綺羅香 |

社會小說

人間地獄續集

包天笑著

第六十一回 松島櫻村有人似玉 嬌鶯乳燕好語如珠

娑婆生撰了六十回人間地獄寫一代俊游之盛但是他所以取這個人間地獄的書名他在開卷時曾經說過天堂地獄這兩個名詞雖然根據於佛教其實天堂何在地獄何存沒人能指出他的地點倒是眼前境界聰明人自能澈悟古人說的地獄即在人間他就取了這個名兒只是世間誰是聰明人可以解脫一切當娑婆生六十回書脫稿以後也曾託在下做了一篇序却記得其中有幾句道「歡天狂海之中情障愁羅之裡何一日無我處已以昏昏而引人於惘惘流轉迴旋徒多跼地踏天之歲月靈山無分相遲爲地獄中人則我之踉蹌於前而娑婆生顛頓於後」云云意思便是說什麼點化人間自己就是地獄中人不過種種因結果誰得到一個好收成娑婆生在沒有去世之先却和在下說過好幾回人間地獄裡面的事你都知道了請你續下去吧可是在下主張一部書用兩人筆墨況且娑婆生春秋方盛正好晴窗明几續寫下去却不想娑婆生先我而死這部人間地獄未竟其功即就娑婆生自身而言也可算得飽經憂患歷盡悲哀深悟地獄即在人間了在下盡後死者之責承娑婆生之志雖然有時興酣落筆回首思量無非一把辛酸酸眼淚而已閑言少叙言歸正傳且說程黎姚柯四人到虹口松上東洋料理館子去喫牛肉鍋子四個人高談闊論說誰要討姨太太誰不會討姨太太姚嘯秋說早則一二年晚則三四年俱是後驗之期正說得起勁當兒忽聽得門外嘩喇一響好似許多磁器玻璃之聲

嚇得大家都要開了紙桶子門去看原來是隔壁一個房間也來了三個東洋紳士正在那裡高歌痛飲這種東洋料理店常可以召喚日本藝妓有許多日本人到這裡來吃東西指定地方就可以教他們去喚妓女侑觴自己倘然沒有熟人也可以由料理館裡介紹也有的由客人帶了妓女來吃東西的今天隔壁的三位東洋紳士他們就帶了一個藝妓同來名字喚做小勇子小勇子今年纔得十八歲却生得長眉入畫素靨羞花還是去年從長崎到上海來的那一班居留上海的日本紳商常常的邀他到酒家餐館那班日本人一喝了酒就百般闊有一位日本朋友他的正宗酒也就灌了不少到肚子裡去了大概也有七八分的醉意了却只是矚着小勇子喝酒小勇子不肯喝他又和小勇子搗東洋拳頭小勇子輸了他又要在小勇子雪白的臂膀上吮他一個紅印小勇子不肯那位日本先生乘醉就來拖他小勇子開了紙桶子窗連忙逃出去不提防料理館有一個下女正捧着一個盤盤裡是一瓶太陽啤酒幾隻玻璃杯子正帖帖拖拖的跑過來却被小勇子滿懷一撞所有滿盤的玻璃杯嘩啷啷震響還有幾隻落在地上幸虧一瓶啤酒搶得快却已倒了小半瓶出來汨汨的白沫流在地上一席子雖然玻璃杯乒乓震得很響因為東洋人家的地板上都鋪了席子的所以雖然掉在地上還不會打破那個下女正要罵出來一看是小勇子常常來的倒也不好意思罵出來柯蓮蓀等推開椅子看了一眼見沒有什麼事只不過打翻了半瓶啤酒大家仍舊回到原座上可是剛纔的一席話却因此打斷了那時他們的東洋料理也吃得差不多了剛進來的時候除了姚嘯秋曾經到過日本略知他們的風俗此外三人都覺得新鮮可喜下女們拿了蒲團進來各人仿着東洋人的法子跪在蒲團上不到半小時大家腳裏有些酸汪汪有

些支持不住。尤其是黎宛亭一個大塊頭，更覺吃力。他第一個早把兩腿伸直，伸直了還不濟事，頂好把身體貼在牆壁上。姚嘯秋便笑他道：「大塊頭，這般不中用。」黎宛亭點點頭道：「你不要笑我，我看你近來的軀體也漸漸的發胖起來了。你自己變了大塊頭以後，方纔嘗着大塊頭的滋味了。」姚嘯秋道：「我那能胖到和你一樣？」黎宛亭道：「難說也。也許要勝過我，也不知道。況且你們住在上海的人，姚嘯秋道：「這和住在上海有什麼關係？」黎宛亭道：「當然是有關係的。凡人發胖的緣故，少運動也是一種原因。你們住在上海的人出門一步便是車子走路的時候，却是很少的少走路，也就是容易發胖的一種原因。剛後來走進一個酌婦見黎宛亭跪不像跪，坐不像坐，便送進一個小椅子來，也不過半尺高，上面倒也有個白帆布的套子，教他坐在上面一回兒。程藕舫又吵腳麻了，大家究竟不慣，不過他們不客氣，就在席地上跑來跑去。」姚嘯秋笑道：「幸虧得我，今天早晨換了一雙襪子，是昨天的一雙襪子，腳趾頭就露出在外面了。」柯蓮蓀道：「真個我聽得有那一位報館記者，東洋人請他吃飯，他沒提防要脫鞋子的，到了那時候，這鞋子實在不能脫，因為這位先生買了一雙襪子，穿了上去，從來不洗，不但不洗，而且也不大脫下來，直要到破得不能再穿時，他方始脫下來，再換一雙新的。這天實在不能脫鞋子，連忙到武昌路去買了一雙襪子，換過了方始赴宴以後，我們逢有東洋人請客，倒要當心呢。這天是姚嘯秋會了鈔黎宛亭，道可惜沒有熱手巾擦一擦臉。」姚嘯秋道：「你要擦嗎？可以教他們拿來。這時嘯秋用手拍了一拍，便有個酌婦進來，嘯秋和他說了一句，又用手做了一個手勢，酌婦答應了出去，停了一刻兒，捧了一疊黃籃進來，原來他們的熱手巾，絞好了一塊塊，放在黃籃裡，每一塊手巾一雙黃籃，大家擦好了，驗方始出來許多酌婦，還送到大門口，高

呼。山。伊。那。拉。黎。宛。亭。道。他。們。噁。哩。呱。喇。噁。些。什。麼。姚。嘯。秋。道。這。是。歡。送。之。意。無。非。請。你。們。再。來。而。已。四。個。人。出。了。松。上。料。理。館。在。裡。面。倒。不。覺。得。冷。又。喝。了。兩。瓶。正。宗。酒。出。門。以。後。却。覺。得。寒。風。拂。面。程。藕。舫。黎。宛。亭。他。們。自。回。東。方。旅。館。去。却。和。姚。嘯。秋。道。你。們。還。有。發。稿。子。的。事。也。不。來。打。攪。你。了。你。們。報。館。裡。事。完。了。請。就。到。我。們。那。裡。來。談。天。說。着。跳。上。黃。包。車。走。了。姚。嘯。秋。和。柯。蓮。蓀。仍。舊。回。到。報。館。裡。茶。房。道。柯。先。生。的。電。話。來。了。兩。個。柯。蓮。蓀。道。你。問。他。們。是。那。裡。來。的。寬。話。嗎。茶。房。道。一。個。是。三。馬。路。打。來。的。還。有。一。個。說。是。什。麼。民。慶。里。打。來。的。柯。蓮。蓀。連。忙。說。道。知。道。了。知。道。了。姚。嘯。秋。向。蓮。蓀。笑。了。一。笑。念。了。一。句。西。廂。記。道。「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我。瞧。你。一。個。身。子。也。分。不。開。來。呀。柯。蓮。蓀。道。我。正。要。和。你。商。量。你。也。不。是。上。勸。進。表。的。一。人。嗎。月。箏。這。個。人。我。覺。得。他。是。一。個。朝。牽。牽。的。不。大。好。弄。他。自。然。是。和。我。很。好。並。沒。有。一。些。兒。要。求。我。多。少。也。要。盡。個。情。兒。過。分。菲。薄。我。也。拿。不。出。我。想。送。他。一。點。東。西。你。瞧。是。怎。麼。樣。姚。嘯。秋。笑。道。這。個。我。怎。能。干。涉。呢。不。過。你。既。和。我。商。量。以。我。的。意。見。白。相。稱。家。之。有。無。這。一。番。月。箏。的。事。多。半。是。他。尋。着。你。不。是。你。尋。着。他。況。且。你。現。在。的。經。濟。狀。况。也。不。大。好。再。則。秋。波。的。那。一。方。面。你。又。不。能。丟。下。我。看。你。還。是。酌。量。略。盡。一。點。情。你。以。爲。如。何。你。便。是。送。得。他。東。西。少。我。想。月。箏。也。未。必。一。定。扳。你。柯。蓮。蓀。道。那。是。自。然。不。過。他。有。娘。有。房。間。裡。的。人。他。們。都。是。三。少。長。三。少。短。太。菲。薄。了。我。似。乎。拿。不。出。去。姚。嘯。秋。又。歎。一。口。氣。道。白。相。堂。子。發。生。了。一。種。名。譽。心。這。都。是。我。們。自。取。煩。惱。之。策。正。說。話。時。壁。上。的。電。話。鈴。又。響。了。嘯。秋。道。你。去。聽。吧。一。定。又。是。你。的。電。話。柯。蓮。蓀。取。了。電。話。在。手。沒。口。子。的。答。應。道。就。來。就。來。聽。完。了。電。話。皺。着。眉。頭。坐。到。椅。子。上。來。嘯。秋。道。是。三。馬。路。的。還。是。民。慶。里。的。蓮。蓀。道。是。三。馬。路。的。秋。波。說。今。天。已。經。打。了。三。次。電。話。來。

了。他問我昨天死在那裡。人家以爲你總在三馬路常常打電話來。你事體做完了。快些來。我有正經話和你說。姚嘯秋道。那末你做完了。事快些去。吧。不知他有什麼正經話要和你說。柯蓮蓀道。他有什麼正經話。他在電話裡總是這般說。其實一些也不算什麼。正經事至多是聽得了。婉春老四一句半句的話兒。便當是正經事罷了。姚嘯秋道。再停一停。只怕民慶里又要電話來了。你做完了。事快些去。吧。停刻兒。東方旅館去。不去。柯蓮蓀道。那邊出來得早。也許去一趟你。呢。姚嘯秋道。我等電報來齊了。也就到他們那裡去。想此刻白蓮花等已經在那裡了。這時柯蓮蓀便撇一撇鈴。教茶房倒面湯水來。這是柯蓮蓀到了平報館來以後的一個新規矩。他每天晚上發完了稿子。排好次序以後。便要洗一個臉。好像到了洗臉時候是他的一天大功告成。每天的慶功宴。一般他自己備了面巾之外。還有很好的巴黎香水肥皂和一大瓶的雪花粉。事畢以後。必定舒舒服服的洗一個臉。用肥皂擦着臉。再敷上雪花粉。然後出門。那間主筆房是在裏面的。只有姚嘯秋和柯蓮蓀兩人。是把兩隻寫字檯對面。安放著壁角。安置了一口玻璃櫥。這玻璃櫥內本安放許多照片和銅版底子。爲的報上有時一個閨人故世了。或者是忽然升任了。就要登他的照相報館裏總是預備好在那裏的。如今柯蓮蓀來把那玻璃書櫥的中間一桶。却擺他的化妝品。尋常總在十一點半至十二點鐘。柯蓮蓀的稿子發完。姚嘯秋總說這個時候是你的化妝時代了。今天他也是洗了一個臉。忽忽而出。恰巧電報今晚也來的。早到一點半鐘的時候。姚嘯秋做好一個時評也就出來。便到東方旅館裏來推進門去。只見裏面却有不少人在內十分開熱。除了藕翁宛亭以外。還來了一個金湘臣。原來金湘臣是知道藕翁從杭州來了。特爲來訪他們的。此外湘臣叫了琴樂老二的局。宛亭